童年印記

往事鉤沉

延　靜

最近去中央電視台，意外地遇見北京市金帆合唱團的小朋友，他們在中韓建交二十周年特別節目中登場，用中文演唱《北京—首爾》，首爾那邊的小朋友用韓文演唱同一首歌曲，節目隨之進入高潮。看着這些可愛的孩子，在正常上課之餘，又參加課外節目演出，我的思緒一下飛回到我的童年。

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我的童年充滿艱辛，與現在的孩子有天壤之別。那時我們在簡陋的平房教室上課，夏天還好過，冬天早上要提前到校，幫着工友升爐子，等火上來後，烤一塊帶來的窩頭充飢。中午回家吃飯，一般都是窩頭就鹹菜，能吃到白饅頭，就感到像過節一樣。

那時課外活動很少，最讓人着迷的是，夏天到野外捉蟋蟀、抓蜻蜓，冬天寒冷就貓在家裡彈球，有時也到胡同裡去打冰出溜。儘管如此，孩子貪玩兒是天性，有時我和小朋友竟玩兒得忘了回家，母親還要滿街喊着去找。

我又想到女兒的童年，那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她上小學時學校已搬進了樓房，比我那時條件改善了不少。但吃午飯沒有着落，因爲我們夫婦上班，中午不能回家做飯。沒辦法，她就在街道食堂就餐。食堂是一位大媽爲他們做飯，因當時食品嚴重匱乏，幾乎每天中午吃麵條，結果把女兒吃傷，現在她一見麵條就反胃。那時孩子們課外除跳跳猴皮筋也沒什麼好玩兒的，生活很枯燥。有一天女兒回家唱了一首歌，倒是引起我的注意。歌詞中唱道：「我們都是木頭人，不許說來不許動。」那是一個封閉的年代，人們的思想非常禁錮，沒想到把這一內容也加到孩子們的歌詞中。

然而今天，孩子們的生活完全變了樣。在大城市，孩子們在窗明几淨的樓房教室上課，任課老師多是大學或專科學校畢業，訓練有素。中午吃營養餐，有專人送到學校。課外活動學唱歌、學舞蹈、學畫畫，學電腦，豐富多彩。在錄製節目的間隙，我和孩子們聊了起來。他們是八歲到十一歲的小學生，身着黑地紅邊的演出服裝，男孩穿長褲，女孩穿短裙。他們是經過考試參加金帆合唱團的，每人不僅嗓音好，而且要識五線譜，會一種樂器。每周課外有兩次練習，但不影響正常學習。

那天指導老師告訴我，北京市金帆合唱團成立於一九八六年，由十幾所小學的孩子們組成，共有幾百人，經過演練達到較高水平後，參加國內各種演出活動。金帆合唱團還曾到國外演出，在維也納金色大廳，演唱《山丹丹開花紅艷艷》，把中國民歌帶到國外。還曾訪問澳洲，演唱該國民歌《剪羊毛》，受到觀衆的好評。

那天晚上回到家裡，孩子們的稚嫩面孔還在我眼前浮動，揮之不去。想着他們天眞活潑的笑容，我慢慢地悟出一個道理：人的童年是難忘的，但童年又與生活過的那個時代密切關聯，深深地刻着時代的印記。

年，華人精神大餐

文化什錦

周吉富

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就有關於先民們過年的描述。「穹室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詩經　豳風　七月》）這幾句詩描繪了人們一年忙碌下來以後準備過年的情景。而關於年的種種定義中，有一種是「收成」的意思。中國古代的字書把「年」字放在禾部，以示風調雨順，五穀豐登。由於穀禾一般都是一年一熟。所以「年」便被引申爲歲名了。在過年的習俗中，總是與祭祀祖先結合在一起。意即告訴祖先，你們的後人，日子過得還可以，你們不必爲我們擔心，同時，也讓先人分享豐收的成果。

於是，這麼一句話流傳至今。「有錢無錢，回家過年。」你從每年春節將至春運時的民工流學生流的壯觀中便可感知。哪怕像二〇〇八年那樣，極度的冰雪低溫，我們的運能不足，也阻擋不了人們回家過年的堅決與意志。在外再困難，一票再難求，人們總要擠回家，與家人過一個團圓年。在中國人的傳統節日中，沒有哪一個節日堪比春節，那樣地滿載着人們的情感需要。我們可以大略地按時序數來。清明節，「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寄寓的僅僅是對逝去的親人們的無限哀思；端陽節，人們想到的最多的還只是「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的楚三閭大夫屈原；中秋節，月圓之際，我們也只是吟詠「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來表達懷人之思；還有那重陽節，我們登高望遠，時或流露的也僅僅是「遍插茱萸少一人」的惆悵。這樣說吧，春節，就像學生讀書那樣，是一次情感的總複習。

至於說，那些舶來的節日，如情人節，聖誕節之類，近年來，大呈囂張之勢。可事實，這些節日根本敵不過春節的魅力。在這個地球上，華人華僑畢竟佔人類數量的大多數。你看，每到春節，世界上只要有華人華僑的每一個角落，都呈現出一派歡騰氣象。因爲他們的心中早已烙上中國印。而過上一個熱熱鬧鬧的春節，正是他們中國情結的最好的釋放。這一點令其他信仰的人們羨慕不已。

毛姆的細節

燈下集

馬海甸

最近讀了英國小說家毛姆的小說《阿興登或英國間諜》，原以爲這是一冊間諜小說之類的讀物，遂用以乘船上下班時消遣。錯了，在大作家筆下，間諜小說也是刻畫人性、表達睿見的一種方式，一讀之下，竟有點難以釋卷。這就是大作家與一般徒以情節取勝的通俗小說家的區別。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曾耽讀過一陣毛姆，後來大概有些計劃外的翻譯工作要做，遂把他晾在一邊，以至於今日。過去我把毛姆看成是一位二流靠前的作家，似乎有點保守；他在一流作家中靠後，這可能更靠譜一點。時至今日還爲讀者津津樂道的二十世紀英國小說家，毛姆應數第一，以格雷厄姆・格林的名氣之大，也稍遜一籌。

《阿興登或英國間諜》的第四章題爲《奸細》，說的是一次世界大戰中長住瑞士的英裔德國間諜凱波被阿興登誘捕的故事。凱波太太是德國人，對世仇英國佬既仇恨又鄙視。此人雖然長得五大三粗，文化水平卻遠在常人之上，通好幾種外語，擅彈鋼琴。毛姆是這樣刻畫這個女人的：「一次午餐之前，聽她彈德彪西一首輕靈的樂曲，很有味兒。她演奏時多少帶點鄙夷，因為那是法國曲子，有點兒輕飄飄，但同時她也悻悻然地讚賞它的優雅和輕快。當阿興登向她道謝時，她聳聳肩膀。『一個頹廢國家的頹廢音樂，』她說，接着用有力的雙手彈出貝多芬一首奏鳴曲那宏亮的和音；但她停了下來，『我彈不了，太久沒練了；你們英國人懂音樂嗎？自從普賽爾後你們出過一個音樂家嗎？』」接着又說，「你們英國人不會畫畫，不會雕塑，不會作曲。」到這會兒，身兼作家和特務的阿興登無話可說，只好聊以解嘲地說：「我們有時有人能寫點優美的詩作。」

從無可比擬的莎士比亞起，到汪洋恣肆的彌爾頓，到十九世紀浪漫派五大詩人，再到影響了二十世紀上半葉詩風的葉芝和奧登，英國詩歌的成就，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包括德國都難以比肩，這完全值得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爲之自豪，阿興登的那句自謙之詞未免太長別人的志氣了。不過，凱波太太說的也是實情，比之德國人音樂上的成就，英國人遠遠不逮。固然，英國作曲家除十六世紀的普賽爾之外，還有一個艾爾加，凱波太太不應該刻意對他略而不提。也許她說這話的時候艾爾加的傳世之作《E大調大提琴協奏曲》尚未問世，他的大名還不爲域外人所知；也許不提艾爾加，適足顯示凱波太太的藝術品味，畢竟艾爾加能否躋身世界一流作曲家的行列，直到今日還大有疑問。至於英國畫家和雕塑家，雖然不能說乏善堪陳，但與法國、意大利的巨擘相比之下，透納和瓦納之流究屬小巫而已。談到英國詩歌時，阿興登隨口背出其時尚在世的英國桂冠詩人布里奇斯（時至於今，他在英國詩歌史大概只屬二、三流詩人）的兩句詩，令人目瞪口呆的是，凱波太太馬上用「帶喉音的英語」念完後面兩句。凱波太太的日耳曼人稟性，毛姆花了不到一千字的篇幅就勾畫了出來，這全賴細節的烘托。有人說，一切取決於細節，這話未免有點絕對。但看毛姆的小說，作者觀察生活的能力，作者的睿見，作者的學識，作者高於一般操觚維生的庸衆的地方，不正正表現在細節上嗎？

唐宋除夕守歲詩

文史叢譚

朱育友

除夕守歲是由來已久的風俗，到唐朝已廣泛流布，唐朝國力強盛。唐都長安經濟文化十分繁榮。唐詩人盧照鄰有《長安古意》詩描寫長安之繁華風貌：「長安大道連狹斜，青牛白馬七香車。玉輦縱橫過主第，金鞭絡繹向侯家。龍含寶蓋承朝日，風時流蘇帶晚霞。百尺游絲爭繞樹，一群嬌鳥共啼花。遊蜂戲蝶千門側，碧樹銀台萬種色……」。袁不約《長安夜遊》詩描寫長安夜間氣象也極熱鬧：「鳳城連夜九門通，帝子王妃出漢宮，千乘寶蓮珠箔捲，百條銀燭碧紗籠，歌聲緩過青樓月，香靄潛來紫陌風，長樂晚鐘歸騎後，遺簪墜珥滿街中。」長安平日尚且如此繁華，除夕之夜，更是徹夜燈火通明，光耀長空，恰如張說《幽州新歲作》：「京城燎火徹夜開」。盧同《除夜》詩：「惟見長安陌，晨鐘度火城。」在此徹夜燈火通明的長安城，千門萬戶的主要活動便是守歲。如沈仲昌《憶長安》詩：「取酒蝦蟆陵下，家家守歲傳卮。」孟浩然《除夜有懷》詩：「守歲家家應未卧，相思那得夢魂來。」唐代人守歲非常隆重，杜甫《杜位宅守歲》詩：「盍簪喧櫪馬，列炬散林鴉。」「盍簪」詞出《易經》，義爲友朋聚合。杜位並非有特殊社會地位，不過是與丞相李林甫有裙帶關係，守歲之夜，宅中就如此賓朋紛至，車馬盈門，庭燎火炬，連附近林中宿鳥也被驚散。至於長安城中眞正有權勢的朱門高第，守歲時如何笙歌鼎沸，庭燎熏天就更不必說了。

在唐代不但長安城中守歲如此競奢鬥侈，四方郡縣守歲也相當鋪張。張說曾被謫居岳州，岳州只是山城，但張說在岳州寫的《岳州守歲》詩，也是「夜風吹醉舞，庭燎對酣歌」、「舞衣連臂拂，醉坐合聲歌。」張子容在樂城當縣尉，曾有詩描寫樂城環境之荒涼：「有時聞虎嘯，無夜不猿啼。」然而除夕夜也不寂寞，他有《除夜樂城逢孟浩然》詩：「樽開柏子酒，燈發九枝花，妙曲逢盧女，高才得孟嘉。」在唐代，尋常士庶，除夕守歲，雖然不能有荒宴歌舞的排場，但一家團聚，圍爐飲屠蘇酒，看兒童繞膝嬉戲，也有天倫之樂。如歐陽詹《除夜侍酒呈諸兄示舍弟》詩：「莫嘆明朝又一春，相看堪共賞此身；悠悠環宇同今夜，膝下傳杯有幾人？」李約《歲日感懷》詩：「稱觴惟有感，歡慶在兒童」。

任何時候都會存在幾家歡樂幾家愁的現象。除夕守歲，一家團聚的天倫之樂，並非人人皆得享受。也有不少離鄉背井，每逢佳節倍思親者，如盧同《除夜》詩：「衰殘歸未遂，寂寞此宵情；舊國餘千里，新年隔數更。」李景《除夜長安作》詩：「長安朔風起，窮巷掩雙扉；新歲明朝是，故鄉何日歸。」更不堪的是有人因事奔馳道路，在旅途中守歲的情緒，如孟浩然《歲除夜有感》：「迢遞三巴路，羈危萬里身，亂山殘雪夜，孤燈異鄉人，漸與骨肉遠，轉與奴僕親，那堪正漂泊，來日歲華新。」白居易也有《客中守歲》詩：「守歲樽無酒，思鄉淚滿巾，始知爲客苦，不及在家貧。」其實在貧家守歲，也可能有各種煩惱。周弘亮在考中進士前，在家守歲，聽到左鄰右舍歌舞絲竹喧囂，自悲身世，有《故鄉除夜》詩：「三百六十日雲終，故鄉還與異鄉同。非唯律變情堪恨，抑亦才疏命未通。何處夜歌銷臘酒？誰家高燭候春風？詩成始欲吟將看，早是去年牽課中。」另一著名詩人方干，科場失意，終身隱居會稽，漁於鑒湖，有《除夜》詩：「永懷難自問，此夕衆愁興。曉韻侵春角，寒光隔歲燈。心燃一寸火，淚結兩行冰。」此外反映在守歲時各種歡樂憂愁情緒的唐詩多不勝舉。唐人守歲詩，大都只是關心自己的進退出處，榮枯得失，惟有白居易在洛陽過年所寫的《歲暮》詩，關心人民疾苦，具有積極意義，詩是這樣寫的：「慘淡歲雲暮，窮陰動經旬。霜風裂人面，冰雪催車輪。……洛城士與庶，比屋多饑貧。何處爐有火，誰家甑無塵。如我飽暖者，百人無一人……」以詩證史，既可了解唐朝守歲風俗之盛，也可了解除夕回家團聚，是古今相同的傳統民俗文化。

宋朝守歲之風更盛，吳自牧《東京夢粱錄》：「除夕禁中爆竹山呼，聲達於外。士庶之家，圍爐團聚，達旦不寢，謂之守歲」。周密：《武林舊事》在描寫民間守歲各種瑣事之餘，引用楊守齋《一枝春》詞概括說：「爆竹驚春，竟喧闐，夜起千門簫鼓。……」宋代詩人所寫有關除夜守歲的詩頗多，寫一家團聚享受天倫之樂的也有，寫骨肉分散，傷離恨別的也有。其中最爲動人的是民族英雄文天祥在即將從容就義之前，於元朝牢獄中守歲所寫的《除夜》詩：「乾坤空落落，歲月去堂堂。末路驚風雨，窮邊飽雪霜。命隨年欲盡，身與世俱忘。無復屠蘇夢，挑燈夜未央。」文天祥於宋朝危亡時，爲救亡圖存而起兵抗敵、戰敗被俘，忠貞不屈、本人殺身成仁，而兒子佛生、環生皆被俘而死，長子道生，又於奔逃循州時病死。夫人歐陽氏則被俘後刎頸自殺，宅中女眷柳小娘、環小娘、顏孺人、黃孺人也皆被俘，一家俱盡，已是摧肝裂肺之痛，還有更令他傷心的事，是胞弟文璧竟然屈膝降元。他聞訊之後於憤慨之下，寫有《聞季方至》一首云：「去年我別旋出嶺，今年汝來也至燕。弟兄一囚一騎馬，同父同母不同天。可憐骨肉相聚散，人生不滿五十年。三仁生死各有意，悠悠白日橫蒼煙。」文璧的變節降元，對文天祥的精神打擊，無異雪上加霜。文天祥此時在牢獄中度過「命隨年欲盡」的最後一個除夕，挑燈不眠，想起早年一家團聚，圍爐飲屠蘇酒，歡樂守歲的情景，有如不可復圓的春夢。「無復屠蘇夢」是多麼沉痛的心聲。

老家（攝影）　亨戈

年夜飯新時尚

天南地北

行平

龍年在即，內地不少商家別出心裁，推出新潮年夜飯爭奪食客。有別於限制吃飯時間和菜式的傳統年夜飯，中式火鍋、日式料理、西式自助餐等時尚年夜飯紛紛登場。

北京某中華老字型大小飯店在龍年首次將「洋菜式」加入到傳統年夜飯中，日韓風味、印度風味、泰國風味和新加坡風味等四個系列的十五道創新菜式爲該飯店龍年年夜飯增添「國際味」。廣州某大酒店的日式料理餐廳推出了「御節料理」年夜飯，所有菜式均有吉祥的寓意，如當中一道名爲「數之子」的鹽醃鯡魚子就寓意着子孫滿堂，其原料和食盒均由日本引進。朱小姐是上海一家外企的白領，以往每年到飯店吃年夜飯都要跟鄰桌祝酒，好靜怕吵的她厭煩了傳統年夜飯的喧鬧，於是在龍年除夕前預訂了日式料理餐廳，想品嘗一頓安靜的年夜飯。北京某飯店內的咖啡廳，除夕推出西式自助餐年夜飯，有龍蝦、鮑魚等菜式。

上海石門二路的一家火鍋店只要提前交付訂金，除夕當晚就可以吃上一頓沒有最低消費和時間限制的火鍋年夜飯；蘭州某火鍋店除夕當晚十人以上的大包廂在去年十二月已被預訂一空，店員稱火鍋年夜飯預訂比想像的要紅火。

廣東某媒體曾在其官方微博就「年夜飯怎麼吃」，對八百一十九人進行調查，當中選擇「在家吃」的人佔了九成一。然而自己在家親手烹調年夜飯，從買菜到煮食都要一手包辦，一餐飯往往要烹製十多道菜，無疑是「自討苦吃」。於是廚師上門烹調年夜飯和酒樓供應年夜飯半成品便大行其道。上海家庭主婦小雨從兔年除夕開始就請廚師上門製作年夜飯，由於過年廚師緊俏，因此她建議提前兩個月預訂，她說只要用家常的廚具，廚師就可以做出一桌好菜；江蘇一家家政服務公司提供兩種廚師上門烹調年夜飯服務：客戶自己準備好菜式和材料讓廚師上門直接烹調，或寫好菜譜交給廚師再讓其採購、烹製，便可以足不出戶享受年夜飯。

與此同時，也有不少半成品年夜飯網上開售，消費者只需輕按滑鼠，就可通過網購或團購的方式解決年夜飯的難題，特別適合年輕人。南京某老字型大小餐館去年十一月就在網路上開了一家網購旗艦店，接受年夜飯禮盒預訂，開店一個月已有數百筆交易；蘇州有專門售賣半成品年夜飯的團購網站，江南風味、西式浪漫、正宗湘菜等品種的年夜飯一應俱全，價格亦是豐儉由人。還有一些酒樓酒店以「高價」、「豐盛」作爲噱頭。深圳一家海鮮大酒樓推出了一萬八千八百八十八元一桌的年夜飯，顧客可品嘗到以龍蝦等食材烹製而成的十八道菜式。不少傳統酒樓酒店在年夜飯菜式名稱上也大打「龍」牌。鄭州一家酒樓就爲年夜飯推出以龍蝦爲主料的特色菜「白雪藏龍」，而一些普通的菜式，如黃河鯉魚則被命名爲「魚躍龍門」，蝦仁海參湯被冠以「龍皇太子羹」的雅號，雙椒小皮蛋則被「望子成龍」這樣吉祥的名字代替……

團年飯

人生在線

潘姝苗

記得有人說，年味就是母親的味道，深以爲然。從小到大都是父母張羅年飯。成家了，回娘家的「三個小棉襖」順帶去一大一小，十幾人圍坐一桌，雖說團圓樂呵，卻免不了杯盤狼藉。

今年，姐姐提前在酒店訂了年飯。心裡好奇，趕在宴前半小時到場。步入酒店，紅燈綠樹，彬彬有禮的服務員春風滿面，恭祝聲聲，一派喜慶祥和的景象。進了包廂，一壇繫了紅綢的酒，一碟五彩繽紛的糖，像熱情的招呼，擺放在轉盤正中。父母彷彿趕了遠路，推門時氣喘吁吁。父親一進門就脫外套，「這裡溫暖如春，眞是舒服啊。」母親則一邊摟住兩個外孫，一邊往他們兜裡塞紅包。也許是室內溫度高，不一會兒，二老的臉上就升起兩團紅暈，笑意堆在布滿皺紋的眼角，像兩個可愛的孩童。眨眼之間，菜已擺了一桌，酒店不似在家裡，每桌只劃定兩小時的用餐時間。桌前的餐具潔淨考究，拆開印着大紅「恭賀新禧」的餐巾，一旁的服務生走上前來，點燃我們面前的陶瓷燭台，半寸長的紅燭亮起來，用餐的氣氛也變得特別溫馨。只見她盛起半盞蟹糊湯，按長幼次序放置在我們面前的燭火上，接下來的菜都可以這樣邊熱邊吃。父親讚許地說，「眞難爲誰想得這麼周到，小小一隻蠟燭，不僅渲染了氣氛，還能給菜加溫。」雞湯香氣四溢，醇酒開啓了熱烈的心情，舉杯祝福，敘話新年。小外甥端起橙汁，敬道「祝外公龍年股市大漲」，頓時滿桌唏噓。孩子雖不諳事，卻曉察言觀色，這一句像點穴一樣，一下就觸到父親的痛癢之處。

宴席菜餚豐美，悉心周到，酒店老闆還安排給每桌敬酒、送禮包、摸獎、照全家福。在這麼多桌年飯背後，有許多人捨棄了與家人的團聚，爲此忙碌着。團圓的時光，經商家匠心獨具的營造，顯得浪漫而美好。散席後，我感到錢花得值，體驗了別具格調的年味。然而母親心疼地說，「花了這麼多錢，哪有我在家做的實惠，明天都到我那兒去」。

聽到這話，才想到母親年年爲這一桌辛苦操持，我又何曾有過感恩？一進臘月，她就開始忙活，一趟趟採購搬運，一層層醃製晾曬，一遍遍春鹵煎炸。如果聞不到廚房湯汁漸濃的裊裊香氣，嘗不到切片均勻的豬耳朵、舌條，炸帶魚和滷牛肉，吃不到燙了唇舌的炸圓子、蛋餃子和夾藕盒子，看不到走廊上晾曬的香腸、臘肉和鹹魚，那怎麼算是在過年呢？每年除夕的這一天，最後一個上桌的總是母親。待到爆竹點燃，大家圍席落座，母親卻不顧催促，總要等煎的炒的燉的煮的，都被我們趁熱吃了個半飽，她才擦着濕漉漉凍得紅腫的手，來喝我們敬的酒。

忽憶過年吃魚事

飲食男女

展　華

過年了，年夜飯的餐桌上，幾乎家家戶戶都有魚的躍現。魚與「餘」諧音，寓意年年有餘，有餘錢有餘糧，誰人不喜歡？記得小時候，每次過年，我祖母總會掏一兩毛錢，叫我到新華書店買一張畫面有魚的傳統年畫，在家居貼上年年有餘（魚）的年畫，既表達歡慶之情，又期盼來年吉利。

二十世紀困難歲月的過年，一兩斤普通的凍帶魚也得按人口憑票定量供應。過年時，爲了買到幾斤魚，人們得冒着瑟瑟寒風，手攥魚票爭先恐後去排隊，有時一站就是一兩個鐘頭。營養嚴重不良的饑民們每逢過年，特別希望嘴邊能夠多沾點魚腥味。記得十五歲那年除夕，二十多里外有個生產隊集體魚塘要捉魚，老爸打聽到消息，連忙叫我騎上自行車，去找他的好友（生產隊長）求買幾條淡水魚過年，家裡人盼望着我的佳音，有的磨刀，有的洗鍋，準備烹魚。懷着重要任務的我，高興的哼着小曲，奔馳在鄉間小路上，不料袋中大魚掙扎滾動，我一時剎車不穩，連人帶車掉到路邊小水塘，人受點風寒不要緊，最糟糕的是幾條魚竟溜之大吉。當晚全家人圍着炭爐直嘆氣，顯然對我沒把「食事」辦實感到極大不滿。

在溫飽問題困擾人們的年代，吃魚成了饑民們生活中的頭等大事。人們採用多種多樣的形式，表達對魚的熱切追求。但是，這種基本的願望往往得不到滿足。那時，流傳一則笑話，說是有戶窮苦人家，過年時好不容易買了條魚。因爲魚太小不夠分，家中的主婦就把魚放入食鹽醃成鹹魚，掛在窗戶邊。媽媽意味深長對孩子們說：「孩子，咱家窮，你們吃飯想吃魚，就看上一眼。」一天，二兒子喊着向媽媽報告：「媽，哥多看了一眼，還用手摸了魚！」當媽的聽了很生氣，怒斥老大：「你這當哥的不帶好頭，不怕魚鹹死你！」我想，這個充滿辛酸的笑話水分可能很多，但它卻用獨特的表現形式反映出貧困戶吃魚多麼不容易！

在「越窮越是社會主義」的荒唐歲月，誰敢到海邊垂釣就是「資產階級方式」。誰敢私下買賣魚貨，就會被扣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帽子，免不了進學習班接受教育。我表叔是村裡有名的貧困戶，那年頭過年窮得買不起魚，看着幾個小鳥般嗷嗷待哺的小孩，他幾次利用工隙偷偷去「討小海」，鄰居聞到了他家飄出的魚香，就向大隊（村委會的前身）幹部密報，結果表叔被「請」進學習班批鬥了半個月，除夕也不能回家過年。那年頭，類此之事見怪不怪。

改革開放前，漁業生產與商品流通沒能對接好，制約着人們賣魚與吃魚。一九七四年，筆者到浙江省舟山協助工作。起程前，家裡人千叮萬囑，要我過年回家時要設法買些魚回來。那時提倡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我和同伴像當年部隊行軍似的，各帶上一個大被包和日常用品，千里之行，無不感到添個累贅。那時我住在一個叫嵊山的小漁島，當地水產資源豐富，但因交通不便，信息不靈，銷路不暢，每戶漁家都積存好多魚乾。每公斤鰻魚、墨魚乾售價僅兩塊錢左右。我回家時便充分發揮被包的作用，把買來的十多公斤魚乾捲入被包，千里迢迢帶回家。回到家，我像立了大功似的，受到全家八口人的隆重歡迎，這一年除夕的團年飯也顯得更加豐盛。